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# 两晋历史演义

(一)

〔民国〕蔡东藩著

## 目摇摇录

- |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第 一   | 回摇 | 祀南郊司马开基<br>立东宫庸雏伏祸   | 员 |
| 第 二   | 回摇 | 堕诡计储君纳妇<br>慰痴情少女偷香   | 员 |
| 第 三   | 回摇 | 杨皇后枕膝留言<br>左贵嫔摅才上颂   | 员 |
| 第 四   | 回摇 | 图东吴羊祜定谋<br>讨西虜马隆奏捷   | 员 |
| 第 五   | 回摇 | 捣金陵数路并举<br>俘孙皓二将争功   | 猿 |
| 第 六   | 回摇 | 纳群娃羊车恣幸<br>继外孙螟子乱宗   | 源 |
| 第 七   | 回摇 | 指御座讽谏无功<br>侍帝榻权豪擅政   | 缘 |
| 第 八   | 回摇 | 怙势招殃杨氏赤族<br>逞凶灭纪贾后废姑 | 远 |
| 第 九   | 回摇 | 遭反噬楚王受戮<br>失后援周处捐躯   | 缘 |
| 第 十   | 回摇 | 讽大廷徙戎著论<br>诱小吏侍宴肆淫   | 缘 |
| 第 十 一 | 回摇 | 草逆书醉酒逼储君<br>传伪敕称兵废悍后 | 源 |

第十二回	摇	坠名楼名姝殉难 夺御玺御驾被迁	.....	员源
第十三回	摇	迎惠帝反正除奸 杀王豹擅权拒谏	.....	员猿
第十四回	摇	操同室戈齐王毕命 中诈降计李特败亡	.....	员猿
第十五回	摇	讨逆蛮力平荆土 拒君命冤杀陆机	.....	员圆

## 第一回 摇摇祀南郊司马开基 立东宫庸维伏祸

摇摇华夷混杂，宇宙腥膻，这是我国历史上，向称为可悲可痛的乱事。其实华人非特别名贵，夷人非特别鄙贱，如果元首清明，统御有方，再经文武将相，及州郡牧守，个个是贤能廉察，称职无惭，就是把世界万国联合拢来，凑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大邦，也不是一定难事，且好变做一大同盛治了。无如我国人一般心理，只守定上古九州的范围，不许外人入，又因圣帝明王，寥寥无几，护国乏良将相，殖民乏贤牧守，仅仅局守本部，还是治多乱少；所以旧儒学说，主张小康，专把华夷大防，牢记心中，一些儿不肯通融，好似此界一溃，中国是有乱无治，从此没有干净土了。看官！试搜览古史，何朝不注重边防？何代能尽除外患？日日攘外夷，那外夷反得步进步，闹得七七八糟，不可收拾。究竟是备御不周呢？还是别有他故呢？古人说得好：“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；家必自毁，然后人毁；国必自伐，然后人伐。”又云：“木朽虫生，墙罅蚁入。”这却是千古不易的名言。历朝外患，往往从内乱引入，内乱越多，外患亦越深。照此看来，明明是咎由自取，应了前人的遗诫，怎得专咎外夷与防边未善呢？

小子尝欲将这种臆见，舒展出来，好待看官公决是非，但又虑事无左证，徒把五千年来的故事，笼笼统统地说了一番，看官或且谓我为空谈，甚至以汉奸相待，这岂不是多言招尤么？近日笔墨少闲，聊寻证据，可巧案左有一部《晋书》，乃是唐太宗汇集词臣，撰录成书，共得一百三十卷，当下顺手一翻，看了一篇《序言》，是总说五胡十六国的祸乱，因猛烈触起心

绪,想起外祸最烈,无过晋朝,晋自武帝奄有中原,仅阅一传,便已外患迭起,当时大臣防变未然,或说是罢兵为害,或说是徙戎宜早,言谆谆,听藐藐,遂致后来外祸无穷,由后思前,无人不为叹惜。哪知牝鸡不鸣,群雄自息。八王不乱,五胡何来?并且貂蝉满座,麈尾挥尘,大都龌龊龌龊,庸庸碌碌,没有一个文经武纬,没有一个坐言起行。看官试想!这种败常乱俗的时局,难道尚能支持过去么?假使兵不罢,戎早徙,亦岂果能慎守边疆,严杜狡寇么?到了神州陆沉,铜驼荆棘,两主被虏,行酒狄庭,无非是内政不纲,所以致此。既而牛传马后,血统变迁,阳仍旧名,阴实易姓,王马共天下,依然是乱臣贼子,内讧不休,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单剩得江表六州,尚且朝不保暮,还有什么余力,要想规复中原呢?幸亏有几个智士谋臣,力持危局,淝水一役,大破苻秦,半壁江山,侥幸保全;那大河南北,长江上游,仍被杂胡占据,虽是倏起倏衰,终属楚失楚得,就中非无一二华族,夺得片土,与夷人争衡西北,究竟势力甚微,无关大局。且仇视晋室,仍似敌国一般。东晋君臣,稍胜即骄,由骄生惰,毫无起色,于是篡夺相寻,祸乱踵起,不能安内,怎能对外?大好中原,反被拓跋氏逐渐并吞,成一强国,结果是梟雄柄政,窥窃神器,把东晋所有的区宇,也不费一兵,占夺了去。咳!东西两晋,看似与外患相终始,究竟自成鹬蚌,才有渔翁。西晋尚且如此,东晋更不必说了。有人谓司马篡魏,故后嗣亦为刘裕所篡,这是从因果上着想,应有此说。但添此一番议论,更见得晋室覆亡,并非全是外患所致。伦常乖舛,骨肉寻仇,是为亡国第一的祸胎。信义沦亡,豪权互阅,是为亡国的第二祸胎。外人不过乘间抵隙,可进则进,既见我中国危乱相寻,乐得趁此下手,分尝一脔,华民虽众,无拳无

勇,怎能拦得住胡马?杀得过番兵?眼见得男为人奴,女为人妾,同做那夷虏的仆隶了。自古到今,大抵皆然,不但两晋时代,遭此变乱,只是内外交迫,两晋也达到极点。为惩前毖后起见,正好将两晋史事,作为榜样,奈何后人不察,还要争权夺利,扰扰不休,恐怕四面列强,同时入室,比那五胡十六国,更闹得一塌糊涂。那时国也亡,家也亡,无论豪族平民,统去做外人的砧上鱼,刀上肉,无从幸免,乃徒怨及外人利害,试问外人肯受此恶名吗?

话休叙烦,且把那两晋兴亡,逐节演述,作为未来的殷鉴。看官少安毋躁,待小子援笔写来:晋自司马懿起家河内,曾在汉丞相曹操麾下,充当掾吏,及曹丕篡汉,出握兵权,与吴蜀相持有年,迭著战绩。懿死后,长子师嗣,后任大将军录尚书事,都督中外各军,废魏主曹芳及芳后张氏,权焰逼人。未几师复病死,弟昭得承兄职,比乃兄还要跋扈,居然服袞冕,着赤舄。魏主曹髦,忍耐不住,尝谓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。因即号召殿中宿尉及苍头官僮等,作为前驱,自己亦拔剑升辇,在后督领,亲往讨昭,才行至南阙下,正撞着一个中护军,面目狰狞,须眉似戟,手下有二三百人,竟来挡住乘舆。这人为谁,就是平阳人贾充。魏主髦喝令退去,充非但不从,反与卫士交锋起来。约莫有一两个时辰,充寡不敌众,将要败却,适太子舍人成济,也带兵趋入,问为何事相争?充厉声道:“司马公蒙养汝等,正为今日,何必多问!”成济乃抽戈直前,突犯击驾。魏主髦猝不及防,竟被他手起戈落,刺毙车中。余众当然逃散。

司马昭闻变入殿,召群臣会议后事。尚书仆射陈泰,流涕语昭道:“现在惟亟诛贾充,尚可少谢天下。”看官!你想贾充是司马氏功狗,怎肯加诛?当下想就了张冠李戴的狡计,嫁祸

成济把他推出斩首,还要夷他三族。一面令长子中抚军炎,迎入常道乡公曹璜,继承魏祚。璜改名为奂,年仅十五,一切国政,统归司马昭办理。昭复部署兵马,遣击蜀汉,骁将邓艾、钟会,两路分进,蜀将望风溃败,好容易攻入成都,收降蜀汉主刘禅。昭引为己功,进位相国,加封晋公,受九锡殊礼。俄而进爵为王,又俄而授炎为副相国,立为晋世子。正拟安排篡魏,偏偏二竖为灾,缠绕昭身,不到数日,病入膏肓,一命呜呼。世子炎得袭父爵,才过两月,即由司马家臣,奉书劝进,胁魏受禅。魏主奂早若赘疣,至此只好推位让国,生死唯命。司马炎定期即位,设坛南郊。时已冬暮,雨雪盈途,炎却遵吉称尊,服袞冕,备卤簿,安安稳稳地坐了法驾,由文武百官拥至郊外,燔柴告天。炎下车行礼,叩拜穹苍,当令读祝官朗声宣诵道:

皇帝臣司马炎,敢用玄牡,明告于皇皇后帝。魏帝稽协皇运,绍天明命以命炎。昔者唐尧熙隆大道,禅位虞舜,舜又禅禹。迈德垂训,多历年载。暨汉德既衰,太祖武皇帝,拨乱济时,辅翼刘氏,又用受命于汉。粤在魏室,仍世多故,几于颠坠,实赖有晋匡拯之德,用获保厥肆祀,弘济于艰难,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。诞惟四方,罔不祇顺。廓清梁岷,包怀扬越,八轡同轨,祥瑞屡臻,天人协应,无思不服。肆予宪章三后,用集大命于兹。炎维德不嗣,辞不获命,于是群公卿士,百辟庶僚,黎献陪隶,暨于百蛮君长,僉曰:“皇天鉴下,求民之瘼,既有成命,固非克让所得距违。天序不可以无统,人神不可以旷主。”炎虔奉皇运,寅畏天威,敬简元辰,升坛受禅,告类上帝,

永答众望。

祝文读毕，祭礼告终。司马炎还就洛阳宫，御太极前殿，受王公大臣谒贺。这班王公大臣，无非是曹魏勋旧，昨日臣魏，今日臣晋，一些儿不以为怪，反且欣然舞蹈，曲媚新朝。随即颁发诏旨，大赦天下，国号晋，改元泰始。封魏主奂为陈留王，食邑万户，徙居邺宫。奂不敢逗留，没奈何上殿辞行，含泪而去。朝中也无人饯送，只太傅司马孚，拜别故主，唏嘘流涕道：“臣已年老，不能有为，但他日身死，尚好算做大魏纯臣哩。”看官道孚为何人？乃是司马懿次弟，即新主司马炎的叔祖父，官至太傅，生平尝洁身远害，不预朝政，所以司马受禅，独孚未曾赞成。但年已八十有余，筋力就衰，不能自振，只好自尽臣礼，表明心迹，这也不愧为庸中佼佼了。

过了一日，诏遣太仆刘原往告太庙，追尊皇祖懿为宣皇帝，皇伯考师为景皇帝，皇考昭为文皇帝，祖母张氏为宣穆皇后，母王氏为皇太后。相传王太后幼即敏慧，过目成诵，及长，能孝事父母，深得亲心。既适司马氏，相夫有道，料事屡中。后来生了五子，长即司马炎，次名攸，又次名兆，又次名定国、广德。兆与定国、广德三人，均皆早夭，惟炎攸尚存。炎字安世，姿表过人，发长委地，手垂过膝，时人已知非常相。攸字大猷，早岁岐嶷，成童后饱阅经籍，雅善属文，才名籍籍，出乃兄右，司马昭格外钟爱。因兄师无后，令攸过继，且尝叹息道：“天下是我兄的天下，我不过因兄成事，百年以后，应归我兄继子，我心方安。”乃议立世子，竟遂属攸，左长史山涛劝阻道：“废长立少，违礼不祥。”贾充已进爵列侯，亦劝昭不宜违礼。还有司徒何曾，尚书令裴秀，又同声附和，请立嫡长，因此

炎得为世子。炎篡位时,正值壮年,春季鼎盛,大有可为,初政却是清明,率下以俭,驭众以宽。有司奏称御牛丝鞮,已致朽敝,不堪再用,有诏令用麻代丝。高阳人许允,为司马昭所杀,允子奇颇有才思,仍诏为太常丞,寻且擢为祠部郎。海内苍生,讴歌盛德,哪一个不望升平?但天下事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,晋主炎正坐此弊,所以典午家风,不久即坠呢!这事备详后文,看官顺次细阅,自见分晓。惟晋主炎的庙号,叫做武帝,小子沿着史例,便称他为晋五帝。

且说晋武帝已经篡魏,复力惩魏弊,壹意更新。他想魏氏摧残骨赦,因致孤立,到了禅位时候,竟无人出来抗衡,平白地让给江山,自己虽侥幸得国,若使子子孙孙,也像曹魏时孤立无援,岂不要仍循覆辙么?于是思患预防,大封宗室,授皇叔祖父孚为安平王,皇叔父干,为平原王,亮为扶风王,为东莞王,骏为汝阴王,彤为梁王,伦为琅琊王。皇弟攸为齐王,鉴为乐安王,机为燕王。还有从伯叔父,及从父兄弟,亦俱封王爵,列作屏藩。进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,封乐陵公。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。卫将军贾充为鲁公。尚书令裴秀为钜鹿公。侍中荀勖为济北公。太保郑冲为太傅,兼寿光公。太尉王祥为太保,兼睢陵公。丞相何曾为太尉,兼朗陵公。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,兼博陵公。司空荀爽为临淮公。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。此外文武百僚,各加官进爵有差。

转瞬间已过残腊,便是泰始二年,元旦受朝,不消细说。有司请建立七庙,武帝恐劳民伤财,不忍徭役,但将魏庙神主,徙置别室,即就魏庙作为太庙,所有魏氏诸王,皆降封为侯。旋册立王妃杨氏为皇后,杨氏为弘农郡人,名艳,字琼芝。父名文宗,曾仕魏为通事郎,母赵氏产女身亡,女寄乳舅家,赖舅

母抚育成人,生得姿容美丽,秀外慧中,相士尝说她后当大贵,司马昭乃纳为子妇,伉俪甚谐。及得立为后,追怀舅氏旧恩,请敕封舅氏赵俊夫妇,武帝自然依议。俊兄赵虞,也得授官。虞有一女,芳名是一粲字,颇有三分姿色,杨后召她入宫,镇日里留住左右,就是武帝退朝,与后叙谈,粲亦未尝回避,有时却与武帝调情,杨后玉成人美,遂劝武帝纳作嫔媵,赐号夫人。武帝还道杨后大度,毫不妒忌,哪知杨后正要这中表姊妹,来做帮手,一切布置,仿佛与美人计相似,武帝为色所迷,怎能窥破杨后的私衷呢?

杨后初生一男,取名为轨,二岁即殇,嗣复生了二子,长名衷,次名东,衷顽钝如豕,年至七八岁,尚不能识之无。虽经师傅再三教导,也是旋记旋忘。武帝尝谓此儿不肖,未堪承嗣,偏杨后钟爱顽儿,屡把立嫡以长的古训,面语武帝,惹得武帝满腹狐疑,勉强延宕了一年。衷已年至九岁了,杨后常欲立衷为太子,随时絮聒,又经赵夫人从旁帮忙,只说:“衷年尚幼冲,怪不得他童心未化,将来大器晚成,何至不能承统。今主上即位二年,尚未立储,似与国本关系,未免欠缺,应速立衷为嗣”云云。从来妇人私语,最易动听,况经一妻一妾,此倡彼和,就是铁石心肠,也被销熔。况晋武帝牵情帷帘,无从摆脱,怎能不为它所误,变易成心?泰始三年正月,竟立衷为皇太子。内外官僚,哪个来管司马家事?且衷为嫡长,名义甚正,更令人无从置喙,大众不过依例称贺,乐得做个好好先生,静观成败罢了。

是年特下征书,起蜀汉郎官李密为太子洗马,密父虔早歿,母何氏改醮,单靠祖母刘氏抚养,因得长成。是时刘氏年近百岁,起居服食,统由密一人侍奉。密乃上表陈情,愿乞终

养。表文说得非常恳切，一经呈入，连武帝也为动情，且阅且叹道：“孝行如是，毕竟名不虚传呢！”待至刘终服阕，仍复征为洗马，不久即出为守令，免官归田，考终原籍。

泰始四年，皇太后王氏崩，武帝居丧，一遵古礼，迨丧葬既毕，还是纁经临朝。先是武帝遭父丧时，援照魏制，三日除服，但尚素冠蔬食，终守三年。至是改魏为晋，法由己出，因欲仿行古制，持三年服，偏百官固请释纁，乃姑允通融，朝服从吉，常服从凶，直到三年以后，才一律改除。事有凑巧，晋室方遭大丧，那孝子王祥，亦老病告终。祥系琅琊人氏，早年失恃，继母朱氏，待祥颇虐，卧冰求鲤的典故，便是王祥一生的盛名。后仕魏至太尉，封睢陵侯，武帝即位，迁官太保，进爵为公。祥以年老乞休，一再不已，乃听以睢陵公就第，禄赐如前。已而病歿，赙赠甚优，予谥曰元。祥弟名览，为朱氏所出，屡次谏母护兄，孝友恭恪，与祥齐名，后来亦官至光禄大夫。门施五马，代毓名贤，这岂不是善有善报么？

且说晋武帝新遭母丧，无心外事，但将内政稍稍整顿，已是兆民乐业，四境蒙庥。过了年余，方欲东向图吴，特任中军将军羊祜为尚书左仆射，出督荆州军事。祜坐镇襄阳，日务屯垦，缮备军实，意者待时而动，不愿与吴急切启衅，故在军中常轻裘缓带，有儒雅风。武帝亦特加宠信，听他所为。不意雍凉交界，忽出了一个外寇，叫做秃发树机能，这树机能系出鲜卑，为秦汉时东胡遗裔，散居塞北鲜卑山，因即沿称为鲜卑种。鲜卑酋匹孤，集得部众千人，从塞北入居河西。妻相掖氏方孕，延至足月，陡欲分娩，不及起床坐蓐，竟在被中产出一儿，鲜卑人呼被为秃发，乃以秃发两字，为婴儿姓氏，取名寿阆。寿阆年长，嗣父遗业，却也没甚奇异，不过部众日繁，约得数千人。

寿阆子就是树机能 , 骁果多谋 , 集众数万 , 出没雍凉 , 当邓艾破蜀时 , 上表乞降 , 遂任他居住。偏偏养痍貽患 , 到了泰始六年 , 居然造起反来 , 是为胡人蠢动的第一声。小子有诗叹道 :

豺狼生性本猖狂 , 聚众咆哮敢肆殃。  
不信晋朝开国日 , 已闻叛贼树西方。

欲知树机能造反后事 , 容待下回叙明。

本回开宗明义 , 揭出西晋外患 , 由内乱而起 , 确是探原之论 , 并足援古证今 , 为未来之龟鉴。可见作者别具苦心 , 特借史事以讽世 , 冀免沦胥之苦 , 非好为是浪费笔墨也。魏蜀之亡 , 应详见《后汉演义》中 , 故从简略 , 独提出贾充之助逆 , 作一伏案 , 盖佐晋开国者贾氏 , 误晋乱国者亦贾氏 , 所关甚大 , 不容忽视。及晋主炎篡位以后 , 封宗室 , 立杨后 , 俱属振领提纲之笔 , 至册皇子衷为太子 , 事出晋主之误信妇人 , 帷幄之言 , 十有九败 , 何辨之不早辨也 ? 至若晋武之终丧 , 及李密、王祥之尽孝 , 均随事叙入 , 惩恶而劝善 , 其犹有良史之遗风欤。

## 第二回 摇堕诡计储君纳妇 慰痴情少女偷香

摇摇却说树机能拥众造反，气焰甚盛，雍凉边境，多被劫掠，十室九空。晋武帝本恐杂胡作乱，尝从雍凉二州故土，析置秦州，并遣胡烈为秦州刺史，令他屯兵镇守，严防胡人。胡烈莅任，甫及一年，树机能便即蠢动。烈当然督兵往讨，与树机能对垒争锋。树机能确是乖巧，先用老弱残众，出来诱敌，略经交战，马上遁去。烈三战三胜，便藐视树机能。树机能乃自来挑战，待烈出营，即麾众倒退，烈追赶一程，树机能退走一程，至烈欲收军回来，他又拨转马头，作进逼状。好几次相持不舍，激得胡烈性起，向前直追，约行数十里，见前面都是乱山深箐，险恶得很，树机能部下，统向山谷中跑入，杳无人影。烈未免惶惑，且未知此处地名，只好勒兵不进，谁知山冈上一声胡哨，竟张起一面叛旗，旗下立着一个番酋，戟手南指，口中嘍嘍不休，大约是辱骂晋军。烈又忍耐不住，策马当先，驰入山中。霎时间叛胡四起，把晋军截作数段。烈冲突不出，身受数创，吹重身亡。部下军士，大半陷没，逃归不过数人。看官听着！这地方叫作万斛堆，山上立着的番酋，就是秃发树机能。树机能既诱杀胡烈，势益猖獗，西陲大震。

扶风王司马亮，方都督雍凉军事，急遣将军刘旗往援。旗闻胡烈败没，不敢进击，但在中道逗留。那寇警日甚一日，连洛都中亦屡有急报，上下震惊。武帝乃传诏责亮，贬亮为车骑将军，并饬亮执送刘旗，处以死刑。亮复称节度无方，咎在臣亮，乞免刘旗死罪。武帝更下诏道：“若罪不在旗，当有他属。”因将亮免官召归，另简尚书石鉴为安西将军，都督秦州

军事,出讨树机能。更命前河南尹杜预为秦州刺史,兼轻车将军。预与鉴素有宿嫌,鉴欲借此陷预,遂令预孤军出战,不得延期。预知鉴有意为难,复书辩驳,大致说是“胡马方肥,势又甚盛,不可轻敌。且官军远行乏粮,更难久持,宜并力运足刍米,待至来春大进,方可平虏”等语。鉴得书大怒,即劾预张皇寇势,挠阻士心。有诏遣御史至秦州,囚预入都,械付廷尉。亏得预为皇室懿亲,曾尚帝姑高陆公主,内线一通,便有人出来解免,援照议亲减罪故例,准他图功自赎。预才得出狱,还归私宅。那石鉴一再发兵,统被树机能击退,日久无功。到了泰始七年,树机能且与北地叛胡,互相连结,进围金城。凉州刺史牵弘,复为所杀。从前高平公陈騫,尝言:“胡烈牵弘,有勇无谋,不堪重任。”武帝以为讳言,及二将先后阵亡,方悔不用騫议,但已是无及了。

于是趁着秋黄时候,再简将帅,特任鲁公兼车骑将军贾充,都督秦凉二州军事。这诏一下,累得贾充日夕彷徨,不知所措。他本来没甚韬略,徒靠着谄媚逢迎伎俩,得列元勋,看官阅过上文,应知他有两大功劳:第一着是与弑魏主;第二着是劝立冢子。嗣是邀殊宠,位上公,蟠踞朝堂,党同伐异。太尉临淮公荀彧,侍中荀勖,越骑校尉冯续,皆与充友善,朋比为奸,独侍中任弼,中书令庾纯,刚直守正,不肯附充。充长女荃又为齐王攸妃,弼等恐他威焰日加,必为后患,可巧武帝择将西征,遂入内密陈,请命充都督秦凉。武帝竟允所请,骤然颁下诏书,迅雷不及掩耳,几令充莫名其妙。及仔细探听,方知由任弼等所荐举。外示推崇,实是排斥,不由得懊恨异常,但又无法推辞,只好托词募兵,迁延数月,到了寒信迭催,不便再挨,只好硬着头皮,上朝辞行。百僚往饯夕阳亭,盛筵相待,酒

至半酣,充离座更衣,荀勖亦起身随入,两人得一处密谈。充皱眉道:“我实不愿有此行,公可为我设策否?”勖答道:“公为朝廷宰辅,乃受制一夫,煞是可恨。勖为公筹划已久,苦无良策,近得宫中消息,却有一隙可乘,若得成事,公自得免远行了。”充问有何事?勖又道:“闻主上为太子议婚,公尚有二女待字,何不乘此营谋,倘蒙俞允,是遣嫁在迩,主上亦不使公行了。”充狞笑道:“恐无此福。”勖凑机道:“事在人为。”说至此,又与充附耳数语。充喜出望外,向勖再拜,恨不得跪下磕头。勖慌忙答礼,握手并出,还座畅饮。待至日暮兴阑,彼此方才告别。充徐徐就道,每日不过行了数里,老天有意做人美,竟连宵降雪,变成一个粉妆玉琢的世界,千山皆白,飞鸟不通,何况这远行军士呢?充即遣使飞奏,说是雨雪载途,难以行道,惟有待晴再往一法。果然皇恩浩荡,曲体军心,便令充折回都门,缓日起程。充喜如所期,匆匆还都。时来福凑,皇太子结婚问题,竟被充运动到手,得将三女许字青宫,这正是一大喜事,差不多似锦上添花。

原来太子衷年已十二,武帝欲为他择配,拟纳卫瓘女为太子妃。充妻郭槐,早思将己女许配太子,暗地里纳赂宫人,托她们向杨后处说合。妇人家耳朵最软,屡经左右提及贾女,说她如何有德,如何有才,不由得艳羨起来,便乘武帝入宫时,劝纳贾女为冢妇。武帝摇首道:“不可,不可。”杨后惊问何因?武帝道:“我意愿聘卫女,不愿聘贾女。卫氏种贤,并且多子,女貌秀美,身长面白,贾氏种妒,子息不蕃,女貌丑劣,身短面黑,两家相较,优劣不同,难道舍长取短么?”杨后道:“闻贾女颇有才德,陛下不应固执成见,坐失佳妇。”武帝仍然不答。杨后又固请武帝访问群臣,证明可否。武帝方略略点首。越

宿召群臣入宴,与论太子婚事,荀勖正得列座,力言贾女贤淑,宜配储君。再加荀瓘冯紞,亦极口称赞贾女,说得天花乱坠,娓娓动听。武帝不觉移情,便问:“贾充共有几女?”荀勖答道:“充前妻生二女,已经出嫁,后妻生二女,尚未字人。”武帝又问:“未字二女,年龄几何?”勖又答道:“臣闻他季女最美,年方十一,正好入配青宫。”武帝道:“十一岁未免太幼。”瓘即接口道:“还是贾氏三女,已十有四龄,貌虽未及幼女,才德比幼女为优,女子尚德不尚色,还请圣裁!”武帝道:“既如此说,不如叫贾氏三女,入配吾儿。”勖等闻言,便离席拜贺。武帝也有喜色,再令勖等入席,续饮数巡,方撤席而散。是日充正还都,荀勖等一出殿门,便欢天喜地,跑往贾府称贺去了。

小子走笔至此,更不得不将贾充二妻,详叙一番。充本娶魏中书令李丰女为妇,颇有才行,生下二女,长名荃,便是齐王攸妃,次名浚,亦得适名门。李丰前为司马师所杀,充妻李氏,亦坐父罪被戍,与充诀别,自往戍所。充不耐鳏居,更娶城阳太守郭配女,叫做郭槐。槐性妒悍,为充所惮,晋武践祚,颁诏大赦,李氏蒙恩释归,留居母家。武帝方感贾充旧惠,特别隆宠,命得置左右夫人。充母柳氏,亦嘱充迎还故妇,郭槐攘袂忿争道:“佐命荣封,惟我得受,李氏乃一罪奴,怎得与我并等?”充素畏阃威,未便逆命,只好委曲答诏,托言臣无大功,不敢当两夫人盛礼。武帝还道他谦卑自牧,哪知是河东狮吼,从中作梗哩。已而长女荃得为齐王攸妃,复欲替母设法,令得迎还。充终畏郭槐,但筑室居李,未尝往来。荃至充前,吁请一往,充仍不许。及充奉命西行,荃复与妹浚同往劝充,求充会母,甚至叩头流血,尚不见充。郭槐却妒上加妒,定欲将己女入配东宫,与荃比势。她有二女,长名南风,幼名午,南风矮

胖不文,午虽短小,尚有姣容。此次与太子为配,正是矮而且胖的贾南风。贾充闻武帝允婚事,自然笑逐颜开,对着荀勖等人,称谢不置。还有屏后探信的郭槐,得着这个好消息,真个是喜从天降,愉快莫名。自是备办奩具,无日不忙。充亦几无暇晷,把西征事搁在脑后,就是武帝也并不问及。至年暮下诏,仍令充复居原职,两老二小,团辮过年,快意更可知了。

泰始八年二月,为太子衷纳妃佳期。坤宅是相府豪门,纷华靡丽,不消细说,只忙煞了一班官僚,既要两边贺喜,又要双方襄礼。结果是蠢儿丑女,联合成双,也好算是无独有偶,天赐良缘了。武帝见新妇面目,果如所料,心中不免懊悔,好在两口儿很是亲热,并无忤言,也乐得假痴假聋,随他过去罢了。惟郭槐因女入东宫,非常贵显,因欲往省李氏,自逞威风。充从旁劝阻道:“夫人何必自苦,彼有才气,足敌夫人,不如勿往。”郭槐不信,令左右备了全副仪仗,自坐凤舆,呼拥而去。行至李氏新室,李氏不慌不忙,便服出迎。槐见她举止端详,容仪秀雅,不由得竦然起敬,竟至屈膝下拜。李氏亦从容答礼,引入正厅,谈吐间不亢不卑,转令郭槐自惭形秽,局促不堪。勉强坐了片刻,便即告辞。李氏亦不愿挽留,由她自归。她默思李氏多才,果如充言,倘充或一往,必被李氏羁住,因此防闲益密,每遇充出,必使亲人随着,隐为监督。傍晚必迫充使归。充无不如命,比王言还要敬奉,堂堂宰相,受制一妇,乃真是可愧可恨哩!充母柳氏,素尚节义,前闻成济弑主,尚未知充为主使,因屡骂成济不忠,家人俱为窃笑。充益讳莫如深,不敢使母闻知。会柳母老病不起,临危时由充入问:“有无遗嘱?”柳母长叹道:“我教汝迎李新妇,汝尚未肯听,还要问什么后事哩?”遂瞑目长逝。充料理母丧,仍不许李氏送